



1945年8月6日,在领航员科克的指引下,美军一架名为“伊诺拉·盖伊”的B-29“超级堡垒”轰炸机飞抵广岛上空3.1万英尺的地方,并投下了人类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武器。这颗代号“小男孩”的原子弹爆炸后,当场导致大约8万人丧生,加上后来因为受伤和遭遇核辐射而死的人数,广岛核爆炸的死亡总人数高达20万人。

揭秘

最后的广岛投弹手

西奥多·达奇·万·科克回忆投弹情景

“红色小鬼”科克

1921年,西奥多·达奇·万·科克出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进入大学的第一个夏天,19岁的科克看到了一则招募飞行学员的广告。虽然当时美国还没有正式加入二战,但敏感的科克已隐隐感到战争不可避免。后来他回忆说,当时我想与其在地上和泥泞里挣扎,不如在天上飞翔。1941年10月,科克加入美国空军,1942年4月1日被任命为飞行导航员,并转入第340轰炸中队。

在这里,他遇到了指挥官兼驾驶员保罗·蒂贝茨上校和投弹手詹姆斯·费尔比少校。他们三个被称为“红色小鬼”,经常一起飞行,曾驾驶第一批B-17轰炸机,从英国起飞去轰炸德国。最让科克津津乐道的是,他们还曾将艾森豪威尔将军和他的部下运送到直布罗陀海峡部署北非任务。

“超级堡垒”的任务

1944年9月,蒂贝茨被选中执行代号为“亚伯”的秘密任务,作为唯一的知情人,开始在军中为首枚原子弹的投放挑选最精锐的机组成员,科克和费尔比同时被选中。1944年,科克加入“509混合大队”。

“509大队”拥有15架美军当时最先进的B-29型“超级堡垒”轰炸机。与其他编队不同的是,他们每次只携带一枚炸弹,投弹时要求轰炸机保持在一定的飞行高度,还要确保炸弹在视力所及的范围内爆炸。为什么要反复演练这一奇怪的作战方式?指挥官蒂贝茨对困惑的科克说:“我们要做一件事,现在还不能对你明说,一旦成功,就会结束或大大缩短这场战争。”

1945年8月5日,蒂贝茨召集“509大队”全体人员开会。这是一次交底会。直至那时,科克和其他人才知道,“509大队”之所以组建并训练了近10个月,是为了在日本投掷一枚威力巨大的炸弹。但谁都不知道,这枚炸弹的威力有多大。

第二天,8月6日,科克和他的战友们,在广岛上空投下了破坏力15万吨TNT当量、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科克2005年在接受采访时回忆,投下炸弹后飞机迅速掉转头,高度下降2000英尺,以最快速度飞离。很快,原子弹爆炸了。我们在飞机上只看到耀眼的闪光。紧接着,第一道冲击波击中飞机,飞机噼啪作响,剧烈震动。我们想看轰炸后的目标什么样,但根本看不清,整个广岛完全是黑色的烟尘,炸弹和冲击波掀起了满天的残砖碎石,还有巨大的蘑菇云。



西奥多·达奇·万·科克



8月6日是广岛原子弹爆炸65周年的纪念日,但当年轰炸机上的12名机组成员大多已经去世,只剩下89岁的科克孤零零地活在世上。作为人类首次核战的直接实施者,有人说科克是英雄,也有人说他是涂炭生灵的刽子手。不过科克坚称,他至今仍然不为当年的“广岛投弹任务”感到后悔,他也永远不会向任何人道歉,因为他相信他们当年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加速了日本的投降和二战的结束。据《广州日报》

玩扑克牌消除紧张

科克回忆称,1945年8月5日,在他们驾机出发执行“广岛投弹任务”的前一夜,“伊诺拉·盖伊”轰炸机上的所有

机组人员都非常紧张,因为他们终于知道自己即将执行的秘密任务。科克称,当时他只有24岁,为了平静他们紧张的

神经和情绪,轰炸机组人员一直玩扑克玩到了次日凌晨两点,直到出发时刻的到来。

“小男孩”落地爆炸

8月6日9时14分,当原子弹从打开的飞机舱门中向广岛落下时,身为轰炸机导航员的科克紧张地看着他的表,他心中知道,如果43秒钟后没有任何事情发生,那就说明这枚原子弹没有被引爆。科克还知道,如果原子弹发生爆炸,比太阳表面温度还高1000倍的高温 and 巨大的爆炸冲击波将会立即扫平整座城市,甚至连他们乘坐的“伊诺拉·盖伊”号轰炸机都可能受到爆炸波牵连。

科克回忆说:“当原子弹爆炸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谢谢上帝,它终于引爆了。’我无法想象当我们对日本做了这样的事情后,我们坠机跳伞降落到日本土

地上时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但老实说,我当时最大的担忧仍是原子弹没有爆炸,那我们所有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比这更糟糕的是,这枚没有爆炸的原子弹将会落入日本人的手中,他们可能会利用它来制造出他们自己的致命武器。”

科克回忆称,原子弹爆炸后发出了足以使人失明的强烈光波,当爆炸波以音速般的速度追上他们乘坐的轰炸机时,尾炮手鲍伯·卡伦发出了恐怖的惊呼声。科克说:“我们被3.5G力量的冲击波狠狠撞击,飞机展开了第一波摇晃。我们被撞得摔出了座位,当时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飞

机被撞成了两段一样。”

当“伊诺拉·盖伊”号轰炸机恢复平衡后,科克和其他机组人员看到一个巨大的蘑菇云爬升到了137公里高的空中,而底下的广岛则被厚厚的浓烟覆盖着,很难看清原子弹爆炸后的具体影响。他回忆说:“蘑菇云看起来像是燃烧滚油的大锅炉一样,我们能够看到蘑菇云边界处的火光。”轰炸机机组人员在飞回基地的6小时旅程中,一直倾听着无线电,希望听到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但直到3天后,当另一个美国轰炸机小组向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后,日本才不得不在几天后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至今仍收到咒骂电话

1946年,科克作为少校从空军退役。1949年到1950年,科克在巴尔纳克大学学习化学工程,并获得理科学士、硕士学位。1985年退休后,科克开始周游各地,讲述二战经历。现在,89岁高龄的科克生活在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一家养老公寓中,面临着许多健康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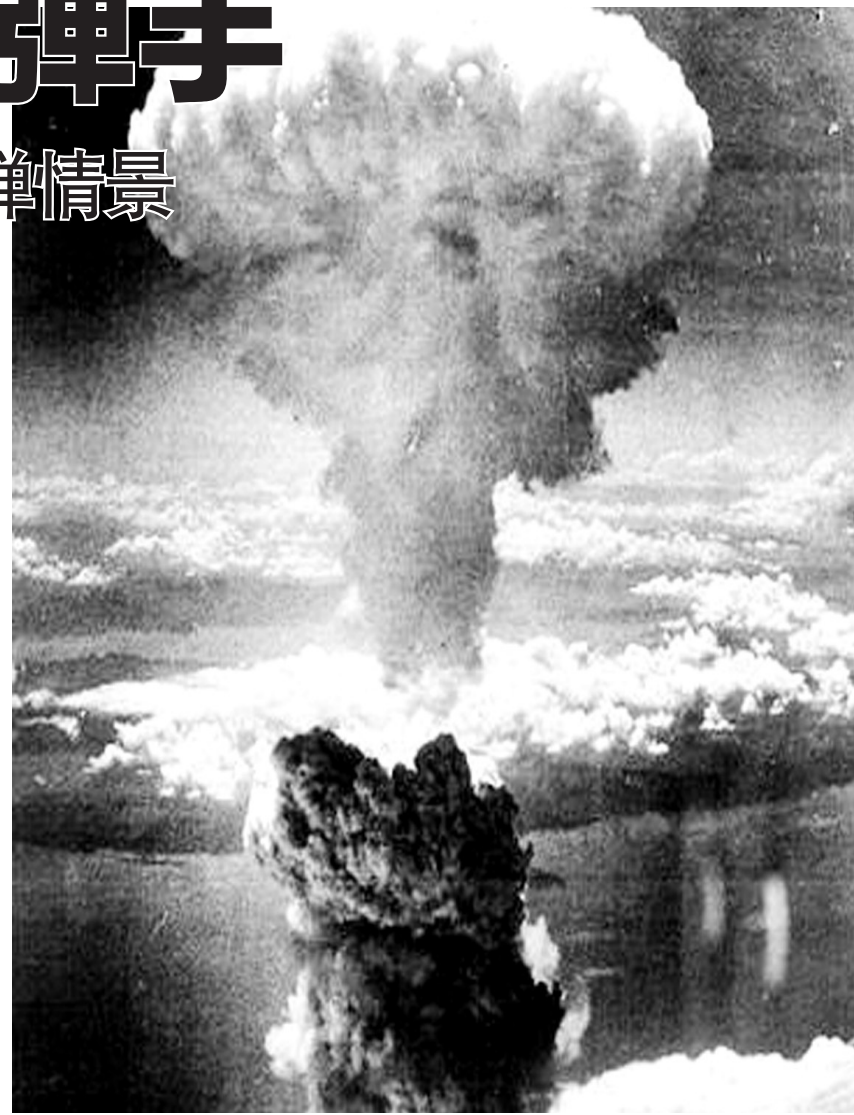
二战之后,“伊诺拉·盖伊”号轰炸机上的机组成员被大多数美国人视为“国家

英雄”,然而,也有一些美国人将他们视作“大规模谋杀犯”。科克回忆称,即使到现在,在事隔半个多世纪后,他仍然还会偶尔收到一些“死亡威胁”或咒骂他的电话。“这会让你重新思考一会儿——让你拷问一下你自己。”科克称,如今也许只剩他一人知道在一瞬间导致20万人丧生是怎样的震撼感觉了。

科克说:“我后悔我们那一天所做的

事情吗?不,我一点也不后悔。如果我们没有投下那颗原子弹,日本就绝不会投降。日本士兵被教导要战到最后兵一卒,他们甚至会用木棍和石头与我们战斗,我们当年的任务不仅拯救了许多美国人的生命,同时也救了更多日本人的生命。”

科克对记者说:“如果有机会,我还会重新选择执行这样的任务吗?是的,如果是在同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我还是会这样做的。”



代号为“小男孩”的原子弹在广岛爆炸后升起的蘑菇云。